

所長的話

**There is hope in honest error,
none in the icy perfections of the mere stylist.**

—J. D. Sedding, 1892

這是建築師 Sedding 的一段話，二十世紀初新藝術時期的蘇格蘭藝術家 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 將這段話作成文字設計。這個設計很討喜，但我更喜愛這段話，它代表一種無可救藥的樂觀。

誠實是一種美德，它更是學術的第一個條件，我們無法以自己不相信的話說服別人，更不用談到說服自己。

就像所有人，我們都犯錯，但犯錯的最大好處是從中得到經驗，所以進步。自己犯錯的經驗切身，所以可有切身的體會。

學校教育存在的理由，是藉著前人經驗的傳承學習，我們不用重複所有過去別人已經犯過的錯。但是，不犯錯是否就是完美？不論我們如何定義，「完」美代表不再有缺失，但卻也因此指涉一個終極停頓。完美，就不再有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的必要。完美，接下來就是不斷重複的形式，只有冰冷的機械演練，不再有生命的探索。所幸，完美對大部分人而言也是不可企及的天堂，生命總是追求在完美的地平線之外可能的更完美，因此，不斷犯錯。

研究生的論文須要距離完美多近，才達到發表的標準？如果碩士生論文代表一個獨立研究的開始，完美的目標必然遙遠。作為經驗傳承者，老師們的論文可能靠目標更近一些，但是舉目不可及的地平線，五十步與百步距離完美同樣遙遠。所以，我們要傳承的第一個經驗是：必須膽敢舉步，才可能從五十步走到百步，然後走得更遠。

在無懼錯誤的誠實中，《議藝份子》已經走到第十二期。這一期的稿件來自於中央的學生，也來自於國內各藝術學、藝術史相關研究所學生，這份刊物已經成為所有人共有共享的發表園地，它代表學生們舉步探索的開始。

如果我相信本文一開始的引文，則藝術是為了追求更完美、無懼於誠實地付出錯誤代價的探索。或許，在藝術學與藝術史的學術與歷史之外，藝術學與藝術史的藝術才是最令人著迷之處。

吳方正

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所長 吳方正

2009.03.15